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平静的生活

俞佳乐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dit la patronne
dans le toit. Le balcon où se
des toits. Très bis. au dessus

Maria a ~~quitte~~ quitté la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Le couloir, par terre, et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où elle se ~~tenait~~ maintenant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平静的生活

俞佳乐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静的生活/[法]杜拉斯著;俞佳乐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64-5

I. 平… II. ①杜… ②俞…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441 号

La vie tranquille © 1972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0 千字 印张:4¼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史晓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64-5/1·1881 定价:9.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第一部

热罗姆弯着腰又朝布格方向走去。我找到了尼古拉，一打完架，他就瘫倒在了铁路边的斜坡上。我挨着他坐下，但我想他丝毫都不会察觉。他的目光始终跟随着热罗姆，直到树林吞没了那个身影。这时，尼古拉噌地站起身，我们俩便奔跑着去追赶我们的舅舅。再看到他时，我们放慢了脚步，在他身后保持着大约二十米的距离，跟着他一起慢慢往前走。

尼古拉大汗淋漓，粘在一起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搭在脸上，前胸青一块紫一块，喘着粗气。汗水顺着胳膊，大滴大滴地从腋窝往下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热罗姆；看着舅舅佝偻的背影，尼古拉此时必定已经预见了将要发生的一切。

去布格家的路陡得厉害。热罗姆时不时地停下来，在坡上躺一躺，蜷起身子，双手按住肋部。

有一刻，他看到我们跟在他身后，但他似乎并没有认出我们。看来，他是疼得厉害。

尼古拉一直在我身边看着他。在尼古拉的脑海里，应该有一连串画面正在浮现，它们翻过来，倒过去，始终是那么几幅，而他看着这些画面，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有时，他甚至以为还能够挽回他的所作所为，汗津津的发红的双手便紧紧地攥在一起。

每走上二十米，热罗姆都要在坡上歇一会儿。现在，尼

古拉打了他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无论是尼古拉或是别的什么人。刚刚被尼古拉从床上揪下来时的恼怒和不快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他仿佛吞噬了自己，看着体内的一切，被自己的伤势吓得目瞪口呆。他的伤痛应该是很可怕的，他简直难以承受，不敢相信世上竟会有这样的痛楚。

时而，他想挣扎着站起来，胸腔里便不由自主地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随着这几声呻吟，一种泡沫状的东西从他嘴里流出来。他把牙齿咬得嘎吱作响。他早把我们给彻底忘了，他不再指望我们会去帮他。

这些细节是蒂耶纳告诉我的。尼古拉后来向他讲述了这件事情。那时我一直在看着我的弟弟。

生平第一次，我在弟弟尼古拉身上感受到了伟大。他的身子热腾腾地向外冒着气，我闻到了他汗水的味道。这是尼古拉从未有过的味道。他一个劲儿地盯着热罗姆，他对我视若无睹。我想把他拥在怀里，更真切地感受他那充满力量的味道。只有我能在这个时候去爱他，搂紧他，亲吻他，对他说：“尼古拉，我的弟弟，我的弟弟。”

二十年来他一直想揍热罗姆一顿，刚才他总算下了手；可前一天，他还在为他的犹豫不决感到羞愧。

热罗姆重新站起来。这次他扯开嗓门不停地叫喊，这显然能让他好受些。他趑趄着朝前走，就像是个醉汉。我们跟着他，慢慢地，耐心地，我们陪他走向那间也许他永远不可能再走出来的房间。因为担心这个不同以往的热罗姆会迷了路，我们注视着他走完了最后几步。

我们登上了高地，走到离院子不远的地方时，我们觉得他已经撑不到大门口了，他无法再坚持下去，他和床之间那

几米长的距离似乎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他和我们隔得不太远，风在他身上呼啸着，将他和我们切断，我们听不清他的呻吟了。他停下来，开始猛烈地晃着头。接着，他仰起脸，朝天空发出几声真正的哀号，想试着给自己提提精神。我漠然地望着这片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的天空。天空瓦蓝瓦蓝的，太阳出来了，时间已是清晨。

热罗姆总算又迈开了步子，这时候，我确信他不走到他的床边是不会停下来的。他穿过大门，我们也跟着走进布格农庄的院子。蒂耶纳和父亲在那儿套着马车，准备去砍柴。热罗姆没有看到他们。他们停下活儿来瞧着他，直到他走进了屋子。

爸爸细细地打量了一会儿站在院子中央的尼古拉，然后又接着干活。蒂耶纳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尼古拉和热罗姆因为克莱芒丝打了一架。

“他好像给打伤了。”蒂耶纳说。我对他说我也觉得情况太糟糕了，热罗姆恐怕是好不了了。

蒂耶纳又去找尼古拉，他让尼古拉帮忙把马套在车上。这匹名叫“玛”的母马在夏天的早晨有时会显得很犟。然后，男人们便奔田里去了。

※

一上床，热罗姆就又有劲叫唤了。妈妈放下活儿守在他身边。很久以来我都没把热罗姆当成是妈妈的兄弟。我对妈妈说尼古拉和热罗姆打了一架，是为了克莱芒丝，也是为了我们之间潜藏着的一切。我丝毫也没有夸张，热罗姆挥霍了我们的所有家产。因为他，尼古拉一直都上不了学，我也是

一样。我们永远也没有钱走出布格，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出嫁的原因。尼古拉娶了克莱芒丝。她和我是一个奶妈，但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的女佣，而且她又丑又蠢。他让她怀了孕，不得不娶了她，等到葡萄收获的季节，这事儿就要有两年了。要是尼古拉能认识别的女孩，他绝不会做出这种傻事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很寂寞。这不能说是他的错。他也完全可以不娶克莱芒丝。妈妈应该记得很清楚，是热罗姆促成了这桩婚事，我们当时并不同意。克莱芒丝回到佩里格她姐姐的家里，是热罗姆跑去把她找了回来。一个星期后就在齐野办了婚事。我们当时觉得事情这样了结比较妥帖，但现在她还认为我们做得对吗？

我把一切又向妈妈讲述了一遍。她忘事太快。我对她说，是我告诉尼古拉的，三个月来热罗姆天天晚上都到楼上克莱芒丝的房间里去。的确，尼古拉嫌弃她，和她分床睡，但克莱芒丝早就清楚尼古拉的脾气，她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等着她。克莱芒丝本来就不该嫁过来，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

妈妈把我的手攥在她的手里，颤抖着问，“那么诺埃尔呢？”我笑了，我说：“他是尼古拉的。”她问我为什么能这么肯定，我把她拉到院子里，看正在学步车里玩耍的诺埃尔。

诺埃尔有一头红棕色的直发，两只紫色的眼睛，薄薄的眼脸上浓密的睫毛眨个不停，脸庞周围还长着些红棕色的汗毛。他光着脚，只穿了一条直往下掉的小短裤。他先是瞅着妈妈，妈妈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儿，他就又聚精会神地去玩他的神秘游戏了。他使出全身的劲拍打他的学步车，每

次总是一屁股坐了下来，但他不笑也不闹。在阳光下，他的小胸脯棕里带红，仿佛能让人透过去看到血液的流动。

妈妈显得很激动，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你说得对。”她去找来诺埃尔的帽子，给他套在头上，然后又去陪着热罗姆。

我没再跟妈妈说什么。热罗姆应该从布格消失，这样尼古拉才可以开始生活。该有一天来做个了断，这一天已经到了。

※

黄昏的时候，热罗姆开始叫唤，我只好守在大平台上，看路上有没有人朝我们家走来。从这儿望去，布格真美。我们的草场很美，我们那郁郁葱葱的树林也很美。从平台上可以一直远眺到天边。里索勒河谷里，远近的小农庄在一片白色的雾霭中被田野、树林和山丘所环绕。我不知道要是有人从坡上走过来，我们该怎么办。但是，我还是朝路上看着，我想真要是有人出现，我肯定能在最后关头想出个办法的。实际上，我感觉自己很平静。太阳落下去了，将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山侧，久久不去。平台旁边长着两株玉兰。我弯肘靠在矮墙上，某个时候，一朵花落在了护栏上面，它散发着落英的味道，近乎于一种香味，馥郁的馨香，却已透出腐烂的气息。正是八月。在路的另一头，在齐野丘陵的暮色中，克莱芒就要把羊群赶回羊圈过夜了。我回到屋子里面。我已经监视了三个小时。我相信这么晚不会再有人从这条路往我们这儿走来。

我走到热罗姆房间的门口，将耳朵贴在木板上听里面的

动静，克莱芒丝也跑过来一起听。热罗姆一直在叫唤，他要人去齐野请医生。妈妈就像是在敷衍一个小孩子的提问，以一种心不在焉的、茫然的声调一再对他说马还在田里耕作，总不能放下农活不干去齐野请医生吧。妈妈一说完，热罗姆就又开始纠缠她，一字不差地向她提出同样的请求。他不耐烦地来回扭动，弄得床板嘎吱作响。有时，他还辱骂妈妈，而妈妈始终像对付诺埃尔的任性时那样态度坚决，拒绝时的口气也是那么温柔。连我也想骂骂她，想看到她因为这样的拒绝挨上一记耳光。然而，她所做的确是她应该做的。可不管怎样，面对热罗姆这样的苦苦哀求她竟然还是这般铁石心肠！她回答道：“不行，不就是打重了些嘛，没什么大不了的。”热罗姆威胁她，他说如果没人去请医生，他就骑上玛^①，自己去请。后来，他又软了下来：“叫弗朗索去吧，安娜，我求求你；我很难受，就当是可怜你的弟弟，叫她去吧，安娜……”弗朗索是小时候他给我起的名字。这个热罗姆，当他有求于你的时候，他就是这副德性。妈妈还是那样回答：“不行，热罗姆，不行。”妈妈总算还记得早上我对她所说的一切。

我走进了那个房间。克莱芒丝消失在门厅里，像是个栖息在黑暗中的动物。

热罗姆和衣躺在床上，他的嘴唇青紫，肤色发黄，而且全身泛黄，妈妈坐在他身边，看着书。屋子里有股碘酒的味道，尽管百叶窗半开着，人们也感觉不到屋外正是酷暑。看着热罗姆就让人发冷。我记得我想要离开，然而热罗姆用尽

① 这是女主人公弗朗索家的一匹马的名字。——译注

全力呻吟。他的叫声越来越响，起初是在乱喊，仿佛要把自己化为厚重的岩浆，全都喷射出来；接着，从这团肉浆中，终于爆发出真正的叫声，纯粹，无邪，如同婴儿的啼叫。两声呻吟之间，划过挂钟的摆动声。热罗姆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他的身体显出一道厚重清晰的轮廓。或许直到那个时刻我还不能完全肯定热罗姆正在死去。在一阵阵剧烈的、有规律的痉挛中，他的手和腿渐渐僵直。他凄凉的哀号穿透了房间、花园和四方大院，越过道路和森林之间的田野，消失在鸟雀欢歌、夕阳斜照的灌木丛中。这是一头人们本想关在家中的牲畜，可它逃了出去，一旦到了外面，它就让我们感到非常危险。热罗姆对外界的援助还没有彻底放弃希望，尽管他知道在布格他是孤立无助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发现他。然而，我们和气地同他说着话，如果他看见了我们的眼神，他一定能发现我们对如此高大而又如此痛苦的身躯充满了同情。我记得很清楚我想要离开，然而我还是定下心来，看着热罗姆，去习惯他的喊叫、他那有时让人觉得可怜的哀求和他那张令人无法宽恕的脸。就这样，一直到厌烦。

男人们回来了，我走上前去。尼古拉看上去累得够呛，他对我说：“他还在叫唤吗？如果我早知道……”这是这段时间来我弟弟对我说的惟一一句话，他当然也可以和任何人说这句话。他其实什么也用不着问，因为他也听到了热罗姆的叫声。尼古拉让我有些生气，也让我看不起他，尤其是当我正满心欢喜地看着他时，这实在令人痛苦。如果他“早知道”，他又会做什么呢？我对此十分好奇，当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显然不太耐烦，没有回答我。他走了。我们看见他躺在矮墙下的草坪上。他好像恨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我。

同时，他的举动又让我觉得不自然。他应该知道我们注意着他的沉默，他的一举一动，期待他开口说话，可这显然让他感到不自在。热罗姆不会那么快就死的。我们在那儿窥视着尼古拉又有什么用？他问我这个问题时，我从他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出他什么也没有考虑明白。尼古拉因为一种毫无来由的忧伤而忧伤着，就像人们在喜宴或是麦收之后的感受。当事已至此无须再做时，人们便望着自己的手，开始忧伤。

他可以确信我们永远都会绝口不提这次殴斗的真正原因。他对此丝毫不担心。只要想到热罗姆和克莱芒丝曾在一起睡过，他就有理由认为他该把热罗姆给杀了。如果说他对热罗姆仇恨的来由模糊不清，那么这一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他可以时常回顾它，产生怀疑时就用它来说服自己。他绝对有权利做他所做的事。但是为了保护他免受法律的制裁，我们表现得好像是我们赋予了他这一权利。我们玷污了这个权利的纯洁，同时也毁掉了尼古拉的快乐。要想使他快乐，我们根本不用那么谨慎。

正在这时，克莱芒丝压低了嗓子喊道：“吕丝·巴拉格！”我不信她的话，便走到大院门口看个究竟。没错，吕丝·巴拉格正骑着马朝布格走来。

我跑到热罗姆身边。他的头上满是汗水。他不再期待什么，也不再要求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呻吟。我替他擦了擦前额，对他说别再叫疼了，玛已经从田里回来，只要他停下来不叫，我就会去齐野请医生。热罗姆不作声了。他时不时地又把嘴张开，我提醒他要遵守诺言，他便继续保持沉默。

我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额头，又湿又凉。他在我的

手下走向死亡。这是一个无人挽救的生命，被彻底抛弃了。

※

吕丝走了。三个男人坐在桌边开始吃晚饭。克莱芒丝沉默不语地上菜，收拾。尽管热罗姆在叫疼，男人们还是吃得下饭。他们在这个时候非常相像，对热罗姆的呻吟个个充耳不闻。他们饿了。尼古拉也吃了饭。在他们的头顶上，灯摇来晃去，他们矮壮的背影便在光秃秃的墙面上跳着舞。爸爸对我说：“你去请个医生，弗朗索。”早上他并不认为事情有多严重，但现在他相信了。怎么还能不相信。他去看了热罗姆，回来时一脸茫然。在他回到桌边坐下的这一刻，他让我去请医生。看着他，我想起了一件事。十年前，热罗姆去了巴黎半年，他把生意做砸了，回来时已是一文不名，我们所有的钱都给他花光了。可第二天，他又恢复了自信，对爸爸还像以往一样傲慢无礼。然而，爸爸看上去什么都没在意，也什么都没说。

于是我去了齐野。天黑了，我看不清路。沿着里索勒河要走上四公里。耕作了一天后，玛很不乐意再跑这一趟，但是它很健壮，也抵御不了背着我奔跑的快乐。我已经骑了它五年，相互之间都熟悉了。天很热。没有月亮，但过了一会儿，我就能清楚地看见我面前那条笔直的、白色的公路。干涸的水渠里响起了蛙鸣。山谷里的小农庄亮起点点灯火，灯光清晰可数。

半路上，我让玛歇了一会儿。它在路边啃起了草。在我撩起的裙子下面，抵着我光着的腿，我感觉到它那湿漉漉的、结实的两肋在起伏喘息。我该怎么对医生说呢，我确信